

第十七本  
世家  
楚晉

史記評林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晉世家第九

史記卷之三十九

莆田柯維熊校正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

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燹改其國號曰晉侯然

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

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初武王與叔虞

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夢天謂武王

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

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

茅坤曰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嬖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以伯天下灵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遺業又多強輔故得并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外國遂分於六卿以已悲夫史遷大畧多本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覽云

也中後主本無

變

子孫圖本有

林有望曰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然其事又見劉向說苑有不可信者

忠中統下同

以秦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歿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瑒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

也王本無

殿本國都上有宗字下空二格無城記云三字秦諸本作國都記云与此同殿本述此文作宗國都城記詳考證又殿本無其城至見在十七字秦本有

字中統王本無

合在鄂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燮未詳也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傷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本作幅字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靜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

變下同

初周本

族吳校改族

殿中統王本無之字

史記卷之三

晉世家

七

付

六三百五

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本及譙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作弗生，或作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

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

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

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

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

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金履祥曰：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秬鬯，主璽之命，兄固未據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情，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名之言云。

按此曲沃亂晉之始

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

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

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

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

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

為相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相叔，相

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

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相

叔。相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相叔，相叔敗還歸曲

殷本無晉字王本作晉  
侯無鄂字

柯本作南鄙之邑  
別本作邑名

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

索隱曰：緡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陔。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

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本亦作

都。正義曰：音丘。戟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

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

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

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

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

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之邑。陘廷與曲

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白郎反。汾水之南。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

除。魯曰：余小子生名之。故亦名之。鄭小子元年。曲

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

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

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

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

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侯英校增  
也中統本無

史記卷五十五

勞

張之象曰前詳敘武公代晉之事而于以復總敘亦一例也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

三統本二

也中統本無下同

也中統本無

金履祥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聚而殺之桓莊之支死子遺矣是亦可為世蓋哉

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

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

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

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

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蒞說公

賈逵曰士蒞晉大夫

曰故

者注後增

城聚都之

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

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

蒞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

九年晉羣公子既

絳中統本注同

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

蒞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

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

翟

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

不使諸子居

也中統本無

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歿。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

金履祥曰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討即種分晉之根

注校增河字与殿本合

天理報應亦微而速哉

按晉滅于大夫趙韓魏萌于此白居易曰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請警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作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者死一於是乎負罪被名以至於灰臣子之道不其惑

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也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也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猶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

中統至本也無下同故也字剛去者不注

命吳姓改名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上萬有衆多之象

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

險難也所以為堅固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曰賈逵

曰里克晉卿里季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

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

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謂師必

也不威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

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

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

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袷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袷在中左右

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

左右 柯王本皆作涅右

崔銑曰獻公耽于邪僻廢適立孽之謀內決矣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代之後國人咸知世子之將亡也

已 字 閱 本 無



凌約言曰婦人之巧媚極矣此天之貽禍晉國也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取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

大中統本

譜中統本

旁柯傍中統王本

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獻云六日也。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今閣也。官名掌陰事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

史記卷三十九

文

三百世

董份曰避之他國若早自殺者言或避或殺耳所以深激獻公

吳澄曰子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吳者過之二事申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灰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崔銑曰獻公必殺申生矣申生如彼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方之賂獲又惡愈著身成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平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

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月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難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邵經曰重耳庶幾可身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二者吾讐也衛太子之傳石德乃教以矯節收充等擊獄豈非雙乎小杖則受大

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蔦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蔦為士蔦謝曰

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

及申生歿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

勃鞞正義曰勃白沒反鞞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

辭中說柯王本殿本以幸昭云云為集解中說毛本集解無之勃注校改披

杖則走人子之道  
富如是也雖踰垣  
而奔翟何患其行  
乎患難哉

盟中統詔明

肩中統柯王本

以中統作與

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  
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  
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  
以不嗣號重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  
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栢莊之族何  
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  
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  
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

按新序云晉獻  
公用荀息之謀

而禽虞不用  
宮之奇謀而亡  
故荀息非伯王  
之佐戰國并兼  
之臣也若宮之  
奇則可謂忠臣  
之謀也

以馬齒長戲喻荀息之  
年老也汪氏增

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

百里奚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而

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率曩所遺虞屈產之乘

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蓋戲之也何休曰以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

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濟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濟夷吾將奔翟

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

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

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

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

之也中統有

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齒桑齧桑衛地恐非也

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驪姬

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恥角反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

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

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

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母會索隱曰第但也母如晉

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

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

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

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

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

息為相王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

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謂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謂

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

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零次獻公未

葬也荀息將灰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

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

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灰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

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玷難

黃震曰晉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殉之

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陌奚齊悼子于

灰地皆息之罪也

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負其言

為中流柯王作謂

四庫考證云夷告詛迎夷  
吾據國語改  
汪校迎夷改夷迎剛苦字

入中流作立

矣如負國何夫等  
疾耳使息能以疾  
諫君豈不忠且偉  
欬  
楊慎曰晉公溺于  
嬖寵廢長立少苟  
息不能諫正遽以  
疾許之是其言玷  
于獻公未沒之先  
而不可抹于已沒  
之後也  
茅坤曰重耳知國  
難方殷故不敢入

治甚於

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

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為兆。端左右釁折。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

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邰

鄭使屠岸迎夷吾。晉公子重耳於翟。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益入乎。欲立之。重

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正義曰：父死，不得修人子

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

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青。杜預

曰：內猶有公子可

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

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及遷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

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邰鄭以負蔡之

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

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

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

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邰

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

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

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穆吳校作繆

折中後作玉

折中後作玉

茅坤曰夷吾背義  
內失功臣外倍與  
國能无亡乎

金履祥曰按惠公  
之殺里克前以掩  
奪國之嫌後以防  
重耳之入克雖為  
社稷立矣之計拳  
拳于重耳然與其  
弑二君而成重耳  
孰若金申生以弭  
後患因優施一言  
之誘遂為中立之  
謀坐視申生之歿  
于前而卒蹈弑逆  
之名于後惜哉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

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

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

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

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

葬不如禮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

故謂之國在絳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杜預曰忽

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

曰帝天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

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

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西偏將有

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

之象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

曰更改也更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

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重賂

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

卻中後柯王下同

茅坤曰夷吾背秦秦焉得不憾二故許邳鄭之用人重耳也

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

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

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邳鄭子豹奔秦。言

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

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韋昭

武公為。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

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

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

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

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二邑而倍其地約。晉饑而

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

曰。號射。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

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

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

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

深矣。韋昭曰深入境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

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服

曰。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

王維禎曰晉背秦地約及飢復分之秦繆之所以伯有道哉然亦由百里奚佐之也彼號射者適足以欺晉耳

穆中統本下同者

尤吳校改猶

孫中統本

也。殷本亦無  
執鳥中徒本

冒本

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

夏陽北二十里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

今韓城縣是也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上敗不亦

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號射為

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音五稼反鄒誕音或額反繆公壯

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

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

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

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

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

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

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

亡父母不憚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

立子圉也其君子則愛君而

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

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墮一牛

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

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

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初惠公亡

日中統柯本  
記曰

已卷三十一

徐二



王整曰復了子圍  
來歷起圍并秦隙  
入市耳

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圍。女為妾。服虔曰圍人掌養馬

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

也民力罷怨。正義曰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

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圍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

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

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

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之心。子

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

按說苑云。獻公時。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愛狐突。稱疾不出。後太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身其父。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婦自殺。凌約言曰。紀重耳事。重起後世作年譜者。多用此法。

九月。惠公卒。太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

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

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

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

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

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

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正義曰欒枝卻

殺之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

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

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

王鑿曰總序前事  
无一渗漏而復見  
重耳亡時事蓋前  
此止及惠公事也

辭 中統柯王本

宦 中統訛官下同

三吳校作二

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

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

使宦者履鞮趨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重

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

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

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

又云或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曰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屠咎如

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

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

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

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

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

狄非以為可用與索隱曰興起也非狄以近易通

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

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

得賢佐益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

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

吳校正文與作與索隱增  
公字曰與音余諸本或為  
與與索隱單刻本合

盍 中統柯王本

祛 中統本

吳校作陽平

刁中鏡作刀

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  
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

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

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

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

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

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

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

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

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

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

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

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

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

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

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

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

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

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

張之象曰晉文外  
有吳佐內有吳妻  
其與伯宜哉

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

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

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

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

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

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

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

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

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

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

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

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

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

九十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

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

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接下無痕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

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

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

王維禎曰楚方施而遽欲報宜重耳言不遜也

之有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同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礼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服虔曰胥臣曰季也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

變王本都國王柯本作甥

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賢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物卻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其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

本無也節字也四字與  
殿本同

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

秦晉大夫盟于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

郇郇又音環字也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

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

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

故大臣呂省卻芮卻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

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

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

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

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

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

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鈞桓公以霸今刑餘

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

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

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

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也國人莫知三月已

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

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

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

名中統作也  
於中統同

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

况殿中後本  
全書中若此者可類推  
未及細校 卷三十九

蛇中後本

殿本縣說錄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云：五臣有先軫、顛頡、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今恐二人非其數也。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曰縣上。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

按說苑云周內  
史叔與聞之曰  
文公其伯乎昔  
聖王先德而後  
力文公其當之  
矣

作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

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

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

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

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也。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

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

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

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

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

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新得曹而

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

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

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

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也。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犖為右。正義曰：犖，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

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

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

偃中從本

犖下同



王韋曰當晉伐衛  
衛楚之婚姻魯欲  
與楚故使公子買  
守之因楚救故終  
不成事也

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也。

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

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

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

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

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

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

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於是  
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

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

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

侯亾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

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

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為執薦賈

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

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曰。定人之

為中法柯王  
作欲

中法王本無  
之七二字

柯本無字字中統至本無字也三字

蘇微曰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无戰勝之功矣故相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而无敵于諸侯也

是 中統至本無

晉世家

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

怒楚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也晉

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字也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

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

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 已巳與楚兵

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

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是也 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

中統至本

千 殿中統至本柯本無字也三字

黃震曰按晉文侯當周東迁有功平王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乃獻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弓矢秬鬯此又一時也史迂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註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

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 初鄭助

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賈逵曰王

子虎周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大夫也金輅彤弓赤

茲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盧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正義曰彤徒冬反茲音廬

日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賈逵曰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爲鬯虎賁三千人賈逵曰天

子卒曰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至地周作

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徐軒

中統至本 盧

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辭尤為非也武王能詳慎顯用明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德也。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

中後說亦

按說苑云士貞伯曰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犹有憂色曰子玉犹存愛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

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

按左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

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

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

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荀林父將中行先

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

經本本穆中後王本下同

按新序云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矣焉用亡鄭以倍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愛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无所害秦兵說引兵而還文公曰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燭之武可謂善諫一言存鄭而安秦

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立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

於文公亾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

而其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

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

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

按說苑云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與師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无脫者大結怨于秦卒之困家十有餘年喪其師衆禍及大君慶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茅坤曰秦晉世婚而相伐何也

晉世家

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日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公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卽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

公無

吳校乙去表

吳校乙去子犯二字

晉世家

卷

金

無國王本作三

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正義曰僻正亦反言樂僻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

中後和主作穆吳校改繆下同

穆評林別本作繆

茅坤曰盾執國而迎公子雍矣復為穆羸所劫而以兵拒秦之送公子雍者可乎

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太師陽處父為太傅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羸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杜預曰在宜子之耳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

也中後無

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秦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郟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晉文十二年頃王崩周

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

而立匡王

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

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也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

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肺音而踏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

屖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

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麇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

柳宗元曰麇之友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

殿本數上有退字中後王本同

中後王本作示下同

祁提 祁本亦作祈下國

凡中後本作此

鄒 注後改此

三 中後王本作二

國 殿本亦同此本

行 中後王本無

同素后反 中後王本皆有在又作 獄下

聞之乃以假寐為 矣何不知其大而 矣其小欲使不及 其假寐也則固以 殺之矣是宣子大 德不見赦而以小 敬免也竟固賊之 悔過者奚可書乎 按說苑云鉏之 彌晨往則寢門 闕矣宣子盛服 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之弥退嘆 而言曰不忌恭 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弃 君之命不信有 一千以不如成 也遂觸槐而死

鉏麇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

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

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析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而移

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

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地神曰祗皆作示

字鄒為祈者蓋由析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

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

三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喉癢盾與

者也眯明闕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殆非也

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官學士也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

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

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索隱曰行如字欲以去趙盾令先毋

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

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

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

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

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

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

虞翻曰趙盾素賢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弒易索隱曰以政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

邵宝曰穿知有盾 而不知有君雖無 令其於有令也蓋 盾之專久矣矣公 之立非盾意也鞅 二非少王臣盾宜 有之穿從其意焉 而行大事以為盾 必不我討也不然 則穿也烏乎敢 鄭玉曰晉靈公欲 殺趙盾二乃謀弒 灵公遂使趙穿攻 于桃園者情也謀 既定則出奔以待 其舉事既遂則復 國以成其乱者蹟 也看蓋王謀穿特

本服狗

祈 王本下同

士吳校註



從之耳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

金履祥曰按左氏引孔子云云與非夫子之言也方灵公欲殺趙盾至于伏甲攻之盾力闢而由于是出亡而趙穿攻灵公于後穿何怨于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諫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境又可免于弑逆之罪乎以是知决非夫子之言也

王鏊曰太史公歸

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

正卿而亾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

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宣子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正義曰為

反于偽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

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

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

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

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公八年左傳晉伐秦

獄于盾不但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也

獲秦謀殺諸絳而蓋彼謀即此赤也晉七年成公

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

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

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

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

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

茅坤曰鄭之背晉而助楚過矣

茅坤曰先穀耻計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

按說苑云晉景公欲發兵救宋求壯士得霍人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  
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楊，晉

楊王本作揚下同

眇中後王本

解楊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新舟楚親乃執解楊而獻之楚。王厚賜，并約使反其言。今宋趣降三要乃許。于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喚宋使降楊。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楚王怒將烹之。楊曰：「君能制命，為父臣能受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楚王諸弟皆諫，王卒赦之，歸之晉。

大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

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國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

北中後王本

四庫考證云索隱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考漢地理志無東宛縣惟痕那有東宛注孟康曰故鄭邑今鄭亭是也此所引蓋以孟注誤作志文而索隱又誤宛

魯世家卷九

本作侑字侑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項公戰於鞏傷困項公項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項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項公母項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

侑汪改隋宛汪改堯

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卿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

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佳諡文子也智瑩自楚歸

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

取汜汜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

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

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遣子反書曰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

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

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

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

佳中後打王

魯世家卷九

三十一

王應麟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  
吳寬曰舟患公國人不附同矣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相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鄆

也  
三本無

茅坤曰強則驕多內嬖而生亂

按實至實卻至也

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鄆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鄆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歿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

豎  
中後本

具  
吳校俱

之虞翻曰周京師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

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

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

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

曰公反以為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

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

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

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

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

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也公

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

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

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

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

徐廣曰上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

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杜預曰

言不以君禮葬也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

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

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

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

中統柯本与殿本同

鷄中統本

此二誤字太史公不避文諱  
或傳寫之誤

脩初本脩中後王本

按新序云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

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

中後王本

中後王本

陣中後王本作陳  
絳王本下同

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雙不為誦立其子不為比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陣中後王本作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秦軍至櫟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處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

中後王本

即靡也

徐軒

徐軒

徐軒

卷之九

卷之九

小百二十七

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見天世家

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

晉政故曰三晉

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

余有丁曰按左傳趙鞅謂即鄭午曰婦我衛貢之百家吾舍諸三日陽午許諾婦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遂殺午中中行寅之孫中行寅范吉之姻也而相奔睦遂同攻趙孟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邲。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鞅之孫鞅走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三十二年脫三字依殿本增中統柯王皆有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二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知氏與三。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

系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思二十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



汪校剛札字公子雍下增  
雍字與單刻本合  
况中後說无

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  
公生槐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  
及年表立皆不同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  
何况紀年之說也  
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栢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  
歿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  
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  
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栢  
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  
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  
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  
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

衰本記哀

欣汪校剛

殿本作滅晉侯  
諸本皆作滅晉後

按晉自穆侯名  
太子曰仇少子  
曰成師仇為文  
侯傅子昭侯封  
成師于曲沃二  
強大亂晉六世  
而卒併之為武  
公生獻公嬖驪  
姬復亂三世而  
文公入晉始伯  
襄公有殺之師  
灵公无道趙氏

紀年魏文侯初立  
在敬公十八年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  
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  
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  
表云魏誅幽公  
立其弟止也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  
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  
本云孝公頎欣紀年以孝公  
為栢公故韓子有晉栢侯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  
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栢公二十  
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栢公  
於屯畱已後更無晉事  
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  
靜公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  
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栢公十九

汪校剛成字

烈中後柯王作列

弒之歷成至景  
作六卿厲公見  
弒悼公復與昭  
公以後政場六  
卿矣

黃震曰晉悼公十  
四歲得國一旦轉  
危為安功業赫然  
漢昭帝流亞也太  
史公例言悼公以  
後日衰語焉不詳  
悼公稱屈九原矣

年卒韓哀侯趙敬侯立以相公十五年卒又趙系  
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  
肅侯徙晉於也雷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公居外十九年  
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王乎靈

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

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  
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彊未知本末祚傾栢  
莊獻公昏惑天子罹殃重耳致勤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作遠亡  
蘇子古史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  
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歿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

霸

太

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  
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  
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  
文公然後文公除起而收之遂伯諸侯彼其處  
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皆起於諸侯  
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  
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  
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  
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  
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  
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  
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  
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  
也中行偃樂厲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  
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  
自敝不較而去如瑩可謂知用兵矣

晉世家。史記卷之三  
十九  
史記萬載所載伯貳  
拾壹字  
註計伍所載伯陸拾字

晉世家

晉世家

三

欽

大九字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終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楚世家第十

史記卷之四十 蒲田柯維熊校正

楊慎曰楚世家叙世之自來處可法

茅坤曰楚莊王本末可規而靈王以後衰矣特以江漢之間无強國故得蚕食中原而与秦齊相雄耳

按考要云左氏傳云少昊氏有四叔一曰重顓頊之子曰黎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命火正黎司地孔安國云重即義黎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稱生卷章卷章生重

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

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

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重黎為帝嚳高辛居

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甚有

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即和是重黎原  
二人也太史公  
謂楚祖顓頊至  
卷章生重黎者  
乃左氏所云顓  
頊之子黎也加  
曰重者或兼稱  
重耳是楚祖重  
黎惟一一人若司  
馬氏之祖曰重  
黎者乃二人也  
按風俗通云楚  
之先有出自顓  
頊其裔孫曰陸  
終娶于鬼方氏  
是謂女嬃蓋孕  
而三年不育啓  
其左脅三人出  
焉啓其右脅三  
人又出焉六曰  
季連是為芊其  
後有鬻熊子為  
文王師成王奉  
文武勤勞而封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剖而孕契。大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妥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嬃。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巴姓。封昆

育殿中統

是中統本無

斯吳校改軒

鏗注校剛

四庫考證云集解鄭說  
鄭索隱會說鄭並改又  
妖說姬據國語改  
氏周王本有

熊繹于楚食子  
男之采其十世  
稱王

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

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三曰彭祖。虞翻曰。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錢鏗。是為彭祖。虞翻所云是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減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

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

言。是為會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鄩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鄩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

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妖姓處其地。五曰曹姓。世本云。曹

是為鄩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

是為鄩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

芋 厥本作芋中後柯  
王本並誤芋下同

完柯王本

楊慎曰或在中國微  
三句可為書世次  
缺而難紀之法  
又曰漢藝文志鬻  
熊為周師文王以  
下問焉周封之為  
楚祖以一鬻熊也  
唐玄宗詔祀夏禹  
于安邑以宗伯鬻

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曰  
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  
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 六曰季連芋姓楚  
其後也 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芋姓季連  
出楚之先芋音彌 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是反芋羊聲也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末世滅  
彭祖氏季連生附沮 孫檢曰一作祖○索 附沮生  
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  
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

頤容見後漢書儒林  
傳著春秋左傳條例五  
萬餘言隋書經籍志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羊  
微士頤容各撰  
王本亦誤容云

殿本反字疑衍

熊秩宗伯夷配此  
夏之鬻熊也

也王本無

按韓詩外傳云  
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  
虎弯弓而射之  
沒金飲羽下視  
知其石也因復  
射之矢摧無迹

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芋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  
正義曰頤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  
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楚子  
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  
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  
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 索  
隱  
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  
與但與亶同字亦作亶也 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  
熊楊為後 索隱曰鄒誕本  
作熊錫文作楊 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  
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  
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杜預曰庸今上  
庸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  
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 楊粵 索隱曰  
有本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楚世家

三

安

則翔亦母康之弟元嗣  
熊渠者母康既早立執掌  
紅立而被延然故史考云  
中後本與單刻本同單刻  
本立作亡中後本

楊雱音吁地名也今  
音越譙周作揚越  
後徙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熊渠曰我  
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

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  
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

徙都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  
之曰有本作襄紅音贄紅從下

文能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贄紅恐  
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

王神即熊渠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  
子之神也執字越作就○

正義曰即上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  
鄂王紅也

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  
日即

渠之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  
長子

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  
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

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殺  
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熊

渠者既卒母康又蚤卒其摯紅立而被延然故史  
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

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  
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

夔子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  
也

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

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  
日堪

一作少子季徇索隱曰徇  
音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

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

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  
南有濮夷○正

若中徒作苦

菌中徒王本菌

响殿本响王本响。至响口

部响所律切欲也。史記曰

楚先有熊响是也。增音

响固誤王本作响充誤

亡中徒王本作亡

楚世家

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漢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

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罏立索隱

亦作罏日罏音鄂熊罏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

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

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索隱曰坎音若感霄敖六年卒子熊响立徐廣曰

反一作菌又作欽响音舜

音非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蚡冒十

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

按叙以為下諸侯叙相侵張

沐

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

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

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

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一年宋太

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

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

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

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隨曰我無罪楚曰

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

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

閣本有云字無是也殿本王本同

楚殿本王本無二和五本三

金履祥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辭尔春秋之

楚世家

楚世家

五

傑

世馮陵諸夏惟楚為甚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四庫考證云利本銘記名據郡國志注引是覽後中後亦誤作名

也 周王本無

服虔云云是集解誤作正義謂柯王秦本同誤依殿本中依毛本在正之中依本服虔曰鄧是姓與殿本同

毛本集解作史記音隱云籍古艱字中依毛本同柯本誤作史記音隱云音字誤室爾此是作室隱天誤

滅鄧按經世云自是江漢之間皆服于楚

金履祥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人必求列于諸侯之

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

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

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鮑

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

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

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

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

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

有葛陵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

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

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

也。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

里。故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城是也。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

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

楚文王滅之。服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

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虜蔡哀

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

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

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索隱曰。羆是為杜敖。索隱曰。杜

作壯側。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紆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

早中後本

同有王說嗣

北王本有

史記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七

傑



周本此條正義脫去屈曲  
二字漢連上文而此下  
王本與周本同此完作下

會盟以定其位或  
賂王室而請命焉  
楚之不王久矣能  
憚弑其君兄而自  
立故修好諸侯入  
獻天子以自文也  
其後十有五年齊  
桓責包茅之不入  
則定位之後踐履  
如故可知矣

他中統王本

滅英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栢。楚族也。  
與栢公盟。栢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  
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

陘中統王本

是王本有

殿本中統王本毛本瘡俱  
作創  
楚中統王本無

楚中統王本無

滅夔

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正義曰。音孟。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歿。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里。置齊栢公子雍焉。齊栢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能。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是也中統王本有

已卷中

楚世家

葉

也中後有王本無下同凡單  
也剛也字者時此

也中後有之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尚少也。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年也。言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不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姬當作妹。商臣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芊，亡爾反。宜乎王之欲

與中後有王本作子

滅江 滅六蓼

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炊。杜預曰：熊掌難熟，無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蓼，國今廬江六縣蓼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

不來商字多誤商

將吳校作則下同元車剛

四庫考證云今字記在縣志下小山記邑據唐書地理志改

考證又曰九說尹據左傳改

通吳校改偏

考證又云楚國折鉤之喙正義刊本記在上無阻九鼎下今改正之則正本無

按淳于髡悟齊威王亦用此言

按說苑云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无日矣王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勿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滅庸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

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

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

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

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

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

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

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

輕重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

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

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也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鳴

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

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

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

年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

可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

郊廓杜預曰郊廓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維

辭中統折王

吳校作大小

中統作國陳

滅若敖  
滅舒

北山名音甲辱謂  
田厚鄔故以名焉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  
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  
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  
也。城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  
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  
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  
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  
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  
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

祖當從中統初王作祖

唯中統王本下同

吳桂作桓公武公

中統作敢所

四庫全書云。左傳作危  
中統作危下同

按新序云。莊王  
許平子重進諫  
莊王曰。古者要  
其人。不要其土。  
人告從而不敢  
不祥也。吾以不  
祥立乎天下。菑  
之及吾身。何日  
之有矣。既而晉  
人之救鄭者。至  
請戰。莊王許之。  
子重進諫。莊王  
曰。強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  
寡人死以立乎

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  
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栢武。  
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栢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  
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  
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  
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  
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  
楚大夫子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  
良鄭伯弟

中統作逆

四庫考證云案呂氏春秋云莊王圍宋九月左傳杜氏注云在宋積九月此作五月誤

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晉師大敗奔黍度河爭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冠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按淮南子云賢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以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

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

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

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

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

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邲敖康王寵弟

也按此敘子比子哲弄疾為後弒靈王而平王立張本

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哲弄疾邲敖三年以其

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

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

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邲謂之邲敖也遂殺其子莫及平夏

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

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

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陝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

殿中統本作辭使柯王本作辭重

中統本南作啓渡作坡

周中統本曰

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嶧水之東南或

者啓即位之後群  
后肆朝大會同于  
此欵

用中統訛門  
四庫考證云禮記志意錄左  
傳注改

汪小宋云韓非子過篇作  
黎丘

黃省曾曰灵王三  
与子革言則諛素  
如響而一与伍季  
言則陳古法而納  
之正當是時也王  
固善革而疾季矣  
暨其亡也衆潰親  
離徬徨山野卒之  
餓迫而欲欲求章  
華之樂其可得乎  
吾知灵王者于斯  
必當追歎季之言  
為忠也嗚呼晚矣

陽之蒐

賈逵曰岐山之陽

康王有豐宮之朝

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

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鄂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王有塗山之會齊

相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相公

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

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

會有緡叛之

賈逵曰仍緡國名也

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

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

杜預曰太

室中

君其慎終

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

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

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

君之罪責之也

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

子員而代之立

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於是靈王使弃疾殺

之七年就章華臺

杜預曰南近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下令內亡人

實之八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

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

恐吳

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

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

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

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析父對曰其予君

王哉

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

昔我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葦

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葦露柴車

近中統訛王作郡

史記卷十

楚世家

三

索中統本下同

吳中統訛庚

素大輅也藍萋言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跋水行服虔曰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

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服虔曰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服虔曰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服虔曰

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服虔曰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

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韋昭曰穎州定陵有東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

楊慎曰析夫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按後節引祈招之詩以寓規諫正其警策而乃刪之此其疎畧也

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皆千乘諸侯畏

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

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云

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蔡大夫

觀起索隱曰觀音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乃勸

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

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

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杜預曰穎川鄧

陵縣西有鄧城





余有丁曰按余不忍人將忍王二句與晉童對晉厲公相類

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  
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溢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  
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  
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  
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  
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  
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  
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  
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弃疾君蚤自  
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

按自此至叔向言也一段是倒叙文法

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  
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  
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  
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初其王有寵子五人無  
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  
姬埋璧於室內賈逵曰巴姬共王妾也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  
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

巴詳林別本批

之中統作本有

應中統作志

四嶺 廢本 晉中統

愛中統作一

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

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

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

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

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常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

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

須內主。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

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

謀也。為霸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無民也。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知。杜預曰。靈

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

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正義曰。方城

縣。西十里。在許州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

八里也。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賢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

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

其疾也。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

犖。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

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

此條正義闕本失寫  
卻殿本却打王

凌約言曰：因論齊桓晉文并引文公作証分為兩段各叙其有吳臣為輔而皆以有國不亦宜乎一句鎖之。至子比數句則以死字反。应有字而以何以有國一句鎖之。對待整然。

取中統王本作娶

之闕初王本有

按此下詳見吳世家伍子胥傳

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二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弃民。服虔曰：皆弃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而歸心。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

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資

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今德無苛慝也。寵

資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

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為太子建取婦。正義傳云：楚子之在蔡也。即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即蔡邑也。即古覓反。婦好來未至。

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

殿本作懷惠

疏中後柯王本

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吳校正義上增集解十字各本皆脫惟中後王本有

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踈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縣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

縣王本作郡

蓋中統蓋初蓋王

按說苑云。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佞。不敢貳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死所入。王乃赦之。

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益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

史記卷四

楚世家

七

智中後王本

殿本作何罪

茅贖曰伍奢之料  
二子頗與陶朱公  
之智同  
王韋曰尚死父胥  
報讎夏後其志同  
歸于仁而已

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  
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  
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歟。伍尚遂歸。伍胥彎  
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  
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  
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  
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  
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  
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  
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

鍾中後王本下同

凌約言曰。上言楚  
恐城郢。下乃申言  
所以恐而城郢之  
故。是太史公叙事  
文法。註以為誤註  
誤矣。

之中後王本無

尚中後作父吳校同

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  
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  
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  
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之誤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  
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  
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  
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  
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

此鍾字柯本同

吳校并上增文字鍾離改  
鍾吾按左傳作鍾吾  
汪校昭三十年上增索隱曰  
三守口按此條之本單刻集  
解單刻索隱皆有單刻  
集解作昭三十年單刻索  
隱作昭三十年皆誤當從  
殷本作二十七年  
秦吉按奔楚疑當作  
伐楚然各本皆作奔未  
敢遽改

二國王本有  
之國王本無

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

忌以說衆。正義曰名瓦左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

奔楚。昭三十二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楚封之

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

二十里偃姓阜陶之後所封也潛城七年楚使子

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十年冬吳王

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

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

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

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

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

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正義曰走音奏鄖音

陸縣城本春秋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

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

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

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

處之公宮之北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

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心國王本無

有閻王本無

凌約言曰孔子相魯太史公每于世家俱特書以其出處係天下之興衰非特閻魯國已也

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

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服虔曰楚大秦王孫包胥秦以車五

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

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

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詳見吳世家引兵去楚歸擊夫概

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郟城縣西

八十有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

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

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婆中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縣也楚恐去

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

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都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

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也。通於陳後南頓也。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徙故曰南頓也。滅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

豫州郟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

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

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

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也昭王問周

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

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

也。地理志曰王本作地理志汝南頓縣注按增南字本皆脫與地理志各各括地志云王本皆有胡也王本無

滅頓 滅吳

按說苑云昭王曰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偃殿本下同

三十三本

也中使王本無

任中後說倭

胸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股肱也胸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余有丁曰按此即宋景公意

中後本兩臣字皆記

余有丁曰申即子西前既云平王庶弟此又云昭王弟

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

天中後作元

發也 閻王本有

服本禮略

也 王本無

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為昭王蒙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鄢，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鄢縣之地。後漢分鄢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也。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

史記卷五十四

楚世家

七

希



殿本有於字

與中統作以

也字增刪殿中統王  
本同

余有丁曰此孔子  
所以彼之

按淮南子云白  
公勝得荆國不  
能以府庫分人  
七日石乞入曰  
不義得之又  
能布施患必至

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

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

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

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

殺令尹子西。子西暴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

府府名。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

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

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

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

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十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

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

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楚東

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

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

伐者莒在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栢子始列為諸

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諡法云不主其國曰聲

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

云二二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

反字當何王本皆有

滅陳蔡杞莒

矣不能予人不  
若焚之毋令人  
害我白公弗聽  
也九日葉公入  
乃發大府之貨  
以予眾出高庫  
之兵以賦民因  
而攻之十有九  
日而擒白公

我闕本作楚

四庫考證云案年表作三  
晉來伐我至乘丘此字三  
乘字俱誤  
秦書曰今本年表無正義  
蓋殘缺也

三闕本作生

是闕本作無

取茲方索隱曰地名今關中統本及索隱單利本俱有各本皆脫

殿本中統及吳校俱作公

余有丁曰按秦元獻王乃公也

是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

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

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

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

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

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

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

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

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

王黎白以天子而致胙于諸侯太史公持書之著周之弱也

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

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

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

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

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

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

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搏亦有作附

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

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

索隱曰盼子與嬰同族田盼下索隱打本無中統本有田安下多之字

王韋曰惠王稱王而曰初見秦之始強也其強在相儀之後儀之功著矣此太史公敘事之次第也

日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

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

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

軍門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

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賢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

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賢於此者乎昭陽曰

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

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

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

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

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

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

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

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

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

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

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

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十一

鮑彪曰此策其指雖為齊亦持勝之善

楊慎曰按習李記言云為蛇画足之論世人庸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戰勝而不知止謂之画

足可也如未為蛇則奚足之云故凡操以論皆未嘗為

蛇者也

盟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欽

徐廣云三子

王鏊曰此段文氣  
爽朗跌宕連用四  
无先字不竟其複

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  
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  
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  
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  
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  
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  
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  
索隱曰和謂楚  
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  
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

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  
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  
弘農今言順陽者自魏晉始分  
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

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

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

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

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

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

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

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

凌約言曰儀之詭  
計不待智者而後  
知其詐。楚王傾深  
信而宣言于朝。王  
之駭顛无足怪。而  
羣臣皆賀。則奉朝  
可知矣。設无一軫  
楚幾無人哉。太史  
公下一皆字。独字  
其意自見

凌約言曰陳軫逆張儀之詐而欲弔善矣至秦果有約而王欲伐之則又功曰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夫秦加无道于我乃欲賂之以地齊本與國反无故而絕之不义甚矣然則當如之何移其賂秦者賂

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  
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

齊以修伯好庶乎師出有名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及也

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

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

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

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

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

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

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堅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

之肆意而无忌者  
知懷王之愚而軫  
之言必不入也不  
然他日楚之請儀  
將懼其甘心焉而  
儀請自往卒不能  
害豈非中其所料  
也哉

儀  
本  
說  
秦

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

王慎中曰：楚王所  
原而追儀設原在  
楚儀其誅矣，然安  
能保其說之終納  
乎？現其不聽陳軫  
奔昭睢可概見矣。

王鑿曰：齊遺楚書  
間其奔秦合也。

王重地。秦女必賢，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之二十一年。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

王慎中曰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本正大議論後偉事業但非楚王所能為耳  
耳 虽潘王恐亦徒言

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蕪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蕪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

睢疑中統河王毛本皆同當審定

三川閻王本無

四庫考證云州訛河今改正

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

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以故尤畏秦不然秦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攻三川正義曰三川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

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

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甘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

按楚往迎婦與前約婚姻應此太史公叙事針線處

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正義曰：昧莫葛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已非二十年事矣。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

王璠曰：秦昭王遺楚懷王書給盟也。

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



正義曰妻父曰十年  
父曰重婚曰王兩婿相  
謂曰姪  
此段正義本注甚不  
可讀本固仍其批  
柯本与此本同

田汝成曰秦之虎  
狼不可信此易明  
者懷王不所昭睢  
以致隨秦人之計  
悔亦晚矣

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婿之父母為姻婦之父母為婚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

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秦記齊依殿中統毛本改

王慎中曰按齊王遺楚王書欲楚率諸侯攻秦取武關設王听之何致今日困于武關而不可返耶此段脉絡自齊王遺書貫來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按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王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

與柯王記使

於中統本

闕詔關係殿中統毛本改

飭中統飭柯王本

楊慎曰。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禍以屈親。復屈離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關。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關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

是中後作龍

索隱曰鄒費音駟秘殿中統王本同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鷺音盧動。是反劉氏音龍。小鳥名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霸以弋戰國。故秦魏蕤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鷺也。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音龍中後本

也中後本無

單刻索隱出朝音之樂注云昔猶也。梁氏志疑云今本誤作朝夕注亦謬倒

統中後王本作遠如周初王本作加

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外猶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繞也。射音石。正義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如大梁之右臂連韓。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遠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射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弁則宋方與兩郡並。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弁。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云云。精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縈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

也中後本有

射劉王作肘

顛中後本

若園 崗王本

畫 中統王本

太 柯王本  
瑯 柯本下同

也右膺擊郊國大梁已了乃收飲馬西河定魏大

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

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落音波射

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

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

齊也還音患謂逃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

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

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

記云夫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

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

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

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薊代記云齊有長城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

巨防足以為塞也

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夕發沮丘徐

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丘夜加即墨

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

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

據 柯本作據誤

復 中統及汪校作伏

作 吳校作音毛本同

也右膺擊郊國大梁已了乃收飲馬西河定魏大

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

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落音波射

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

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

齊也還音患謂逃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

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

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

記云夫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

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

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

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薊代記云齊有長城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

巨防足以為塞也

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夕發沮丘徐

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丘夜加即墨

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

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

也 中統王本無

也 崗王本無

也 中統王本有音字

實 中統作官

鈞 中統作鈞

崗 柯王本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

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

猶反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

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郟塞。徐廣曰或

江夏一作甞。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郟城在陝州

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郟城

是也。徐言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

夏亦誤也。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

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

鷹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處既形便。勢有地

柯本脫而處二字

頭汪校改頭

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

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

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

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

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

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

昭子曰。徐廣曰武公定王之曾三國以兵割周郊

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王

楊慎曰周武公折楚相之文辭意勁峻足以折其陸梁之勢

柯王与版本同

踊躍中野

弑吳校改殺

史記卷之...

...

...

也。周王本無

義。中法有王本義記三

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眾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

附。中法作輔

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

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

二十晉也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

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

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

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

正義。評林別本。說作索隱。

強。柯王本

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聲失天下。其為事

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

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也言楚必取兩周則韓疆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

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

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

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

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

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

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瓜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

也。柯王本有

東北。周王本有

必萬之於虎吳校作必萬於虎矣

柯本慶下有虎字

房柯本說矣

陵名中後柯本作地名

七中後說一

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

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

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

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

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翮同音歷

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

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二十一年秦將

日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

日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係於陳城二十二年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

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

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蕩復與秦平

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

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

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

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

楚世家

楚柯本作子

既注校改与高毛本合也柯本無

中後說作三

也打本無下同

悍中法柯本作悼

索隱機祈二音  
王本有索隱機祈說  
祈殿中鏡毛本自同

楚吳柱剛

廖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于黃歇二進于考烈王者楚紀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

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敗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客成于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免逃鼠伏自屏于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

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

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王拔之更名

安陽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年秦

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

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

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

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

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

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

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

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

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

軍項夔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

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索隱

曰裴注頗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

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

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

敗殿本

柯本字據上有蓋字中法本有中字  
文王本說大  
距本本作鉅



祈和毛祁中統王

四庫考證云代詔代今改  
中統亦作伐

慎與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

曰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性荆蠻。蕞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姦自怙。昭因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可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弃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楚世家。史記卷之四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終

性殿中統在

軒中統本

